

开拓者的足迹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序 言

许 宏 文

由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编辑出版的报告文学集《开拓者的足迹》，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愿她为宣传改革，推进改革，起到积极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多年来束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左”的思想和陈腐观念不断被冲破，改革象一股强劲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在改革的实践中，在实现四化的伟大进军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站在时代的潮头，奋勇进击的先进人物。这部集子介绍的就是我市在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做出了贡献，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典型。这里有王亚忱、杨帅邦、宋荣久等企业改革的带头人，他们有胆有识，积极进取，锐意改革，勇于开拓。他们的改革实践使这些企业不断飞跃，为全市各条战线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里有在科研和技术工作中取得了可喜成果，推动着我市科技教育人才的教育工作，种着知识；这里还有勤劳致富的个体劳动者，他们的实践和成绩证明，党的富民政策一经被群众掌握，就会给城乡经济带来盎然的生机和巨大的活力。这里介绍的虽然只是开拓者行列中的一部分代表，并且仅仅是他们业绩中的一些片断，但也仍然值得一读。从这里，我们可以追寻他们开拓的足迹，领略

他们的品格和精神风貌，探索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可以从中受到鼓舞，受到激励，受到启迪。

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改革，是包括极其丰富的内容，涉及到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深刻的改革，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要改革，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要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以此统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要改革，就要勇于冲破“左”的思想的束缚，冲破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无所作为思想的困扰，敢想敢干，敢为天下之先；要改革，就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知难而进，百折不回；要改革，就要排除世俗观念的影响，无私无畏，不怕议论讥笑，不怕流言蜚语；要改革，就要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用先进的科学知识不断地给改革和建设事业注入新的动力；要改革，就要胸有全局，一身正气，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这部报告文学集记下的这批人物，以及这里未提及的许许多多的推进改革做出了贡献的人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这样的精神和品格。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从他们身上汲取催人向上的精神力量，投身于改革，致力于改革。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为我们规划了改革的蓝图。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在积极稳妥地进行改革。改革，使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的面貌为之一新；改革，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着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形势逼人，时不我待，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带领群众,加快改革的步伐。我们要认真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朝阳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十分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让《决定》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在我市得到卓有成效的、创造性的贯彻落实。

当今时代,是改革的时代。我们的经济将在改革中振兴,我们的人民将在改革中富庶,我们的事业将在改革中前进。愿开拓者们急流勇进,不断迈出新步伐;愿开拓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共同走出振兴朝阳之路。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日

目

录

写给厂长们的报告.....	崔 梅 (1)
骑虎杨帅儿.....	刘新洲 (18)
经商能人宋荣久.....	于海涛 (37)
说邹义.....	胡希久 (50)
他不仅仅是教师.....	月 华 (62)
他使太阳从西边升起.....	峻 峰 (74)
凤鸣朝阳.....	张万连 (86)
闪光的矿石.....	解从民 (100)
山路弯弯.....	张 健 (109)
梅花香自苦寒来.....	陈瑞周 (121)
春风化雨 桃李芳菲.....	潘英喜 (131)
可锻铸铁领域的开拓者.....	李景新 (148)
信 念.....	孙守仁 (154)
心血浇铸的 13772.....	李 荔 (164)
希望, 在这里萌生.....	李雯峻 (175)
桑榆之乐.....	蔡春安 (188)
追 求.....	王国文 (199)

写给厂长们的报告

崔梅



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究竟座落着多少个大大小小的工厂，有多少位身负重任的厂长，我无从知道。

但是，我认识这样一位厂长——一个有热血有骨肉的人。在他那里，我听到了时代交响乐中一组强音符节奏铿锵的跳跃。强烈的责任感迫使我把所见所闻写出来，报告给你们——无数个我所不认识的厂长。因为你们也是厂长，也是四化建设主力部队的指挥员。

众说纷纭

“他，没说的，乔光朴式的企业家！”

“企业家？资本家！”

“他，治厂有方，德威兼施，好厂长！”

“哼！牛气哄哄，独断专行，家长作风！”

“他呀，嘻嘻，爱美，人称“美厂长”！”

“他吆，嘿嘿，最大特点是爱出风头……”

我还没踏进那个被外商誉为“绿色工厂”的大门，关

于他，纷纭议论已满贯于耳。每一种议论都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每一种议论都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噢，他来了，迈着细碎的步骤走来。他叫王亚忱，是朝阳重型机器厂厂长兼党委书记。

他中等个，敦敦实实，深蓝色衣裤整洁可体，油黑的头发一丝不乱，轻便皮鞋乌黑锃亮，宽宽的额头下，一双眼睛看人时微微眯起，藏起眼神的锋芒，紧抿的嘴角挂着微笑——怎样形容这种微笑呢？含蓄深沉、坚定自信还是清高自负？说不好，实在有点高深莫测。

他的办公室整洁清爽，别具一格。一盆枝叶婆娑的文竹摆放在写字台的一角。墙上挂着各种图表：“工时分析图”、“质量信息分析”……触目是信息，比比是数字。墙根立着个柜式资料储存器——早听说王亚忱有个电脑，想必就是它了。

电话铃声打断我们的谈话。他抓起听筒听了片刻，说：“可以。请按规定付款。”说着，左手拿起另一部电话：“我同意拉废碴的车给×××拉砂，按规定收费。”笃笃笃，敲门声。一个中年人推门而入，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王厂长，这次出差让我去吧。在家我怕主持不了工作。”“工作能力是练出来的。上次你已经出去过，这次按原来的决定办事。”中年人还要磨叽，王亚忱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这是我个人意见，你找人事科商量一下。好，就这样，你可以走了。”

望着中年人走出去，王亚忱说：“别看他粗粗拉拉的，工作挺好，多才多艺，会拉会唱，唱得还不错呢……”话音未落，一个青年抱着一摞书彬彬有礼地走进来。“王厂长，

这是您要的《工效学》。”“好，谢谢！”王亚忱翻看一下，说：“请再帮我找本浅显的。”“我马上去去。”“好，你可以走了。”

笃笃笃，铃铃铃……王亚忱有条不紊地处理着一个厂长兼党委书记的业务，干脆利索，语言象电文一样简洁。十分钟处理了六件事。在这里，听不到许多领导干部共同的口头禅——研究研究；看不到泡蘑菇、扯皮、摆龙门阵。在这里，看到的是厂长的权威，感受到的是令人激动的高频振动——时代脉搏的跳动！是啊，人类社会已经不是用分、秒来计算速度，难道我们还能安于老牛拉破车，悠悠然走在乡间小路上？

“西德有个米勒斯公司，条件和我们相似，效率比我们高五至八倍！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呀……”他对我的议论不以为然，轻叹一声，目光投向窗外。

窗外，风过树梢，叶声沙沙。明亮的阳光透过洁净的玻璃射进来，勾勒出他面部的轮廓。他陷入了难以解脱的沉思。这个众说纷纭的人物，他的内心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

外商的挑战

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有这样的時候，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一件小事，甚至一句话，会一下子点燃生命的引信，使你的思想在瞬间激烈膨胀，爆发出耀眼的火花，照耀你去成就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

在王亚忱的生活中，就有这样一件事。

仲秋时节，天气凉爽宜人。即使重工业城市沈阳，空气也格外清新。中山广场，辽宁宾馆前，两个漫步的人不期而遇。

“欧哈叻，”矮胖的外商向迎面走来的一位四十六七岁精明洒脱的中年人问候。

“欧哈叻，”中年人彬彬有礼。他就是新上任的朝阳重型机器厂厂长——王亚忱。此时，正在省企业管理学习班学习。

似乎都想接触一下对方，他们边散步边交谈起来。秋空湛蓝。明丽的太阳。白亮的云朵。阵阵微风送来清淡的花香。一对飞鸽撒下一串清脆的哨音。他们象一对朋友和谐地谈着，从两国关系、贸易往来，谈到工业发展。

“我们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潜力大……”。

“不，按土地面积计算，我们人多。但是我们的工业很发达，显得人不多。”外商胖胖的脸上露出骄傲的笑容。

“我国工业正在发展，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对方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您说社会主义好，假如把我们的工厂交给你们的工人和经理来干，你们能行吗？”

挖苦、嘲笑、挑战！

王亚忱一下收住脚，转向外商。

沉默，沉默，一秒，两秒……他宽宽的脸膛威严庄重，魁梧厚实的身躯象一堵不可穿透的墙。他眯起双眼盯着对方，片刻，沉重自信地回答道：“现在还不能，不久的将来一定能！”

多么科学、多么有力的回答。亲爱的厂长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就在我们为他的回答叫好时，他自己却难过的想大哭一场。为什么？就因为一个堂堂社会主义国家的厂长，面对资本主义商人的挑战，静默的那个片刻！

片刻，只有三秒、四秒，只在弹指间。可它却那么沉

重，那么持久地压在王亚忱的心上。

夜幕悄悄拉开了。人们三三两两踏着淡淡的月光散步。王亚忱围着广场中心的大型雕塑转来转去。一圈，又一圈，不知转了多少圈。

“你们能行吗？”“能行吗？”“能行吗？”

外商的话象鞭子一样在他面前飞舞，在他脊背上抽打……他的心在痛苦中痉挛。面前的玻璃钢雕塑庄严肃穆，在月光下反射着深沉的褐色光泽。啊，庄严的雕塑，你是一座丰碑，你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你记录着中国革命艰难的历程。可是，就在这丰碑座落的古老的土地上，今天，几千年来的贫穷、落后和愚昧仍在横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行了三十年，我们仍然捧着个“一穷二白”的家业。难道就这样把它交给子孙后代，让他们永远与穷困为伍？难道就永远衣衫褴褛地面对资本主义世界，让人家瞧不起？难道我们真的不行！

不，不！就象挣脱了枷锁，他猛然昂起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了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犯的错误，坚冰已破，航向已正，今天，真正的战士应该首先从等待中站起来！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朝阳重型机器厂成为合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厂！赶上和超过同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工厂！”

王亚忱面对庄严的雕塑，立下铮铮誓言。

一次新的拚搏，一次迅猛的冲刺，从这里开始了……

艰难的起动

深秋，王亚忱从学习班毕业了。他象一部憋足劲的发动

机，要启动了，要带着朝重呼啸着前进。然而，他却一头栽到棉花包里。

清晨，一天的黄金时刻，常委们要雷打不动开碰头会，坐在一起“摘乱线头”，“拣芝麻粒”。会议在“研究研究”中开始，又在“研究研究”中暂停。时间在“研究研究”中流逝，领导干部的聪明才智在“研究研究”中淹没，人的意志在“研究研究”中消磨……

职能科室——工厂的四梁八柱，忙于踢球。你踢个边界球，我来个射门。一筐螃蟹你夹着我的腿，我钳着你的脚。谁也干不了事，谁也抽不出腿。工作在推诿中耽搁……

车间自成一统。党支部书记可以随便修改厂长的指令。大撒十指，形不成拳头。生产在谁都负责又谁都不负责、也负不了责的状态中减速运动……

职工队伍尤如一盘散沙。在打破偶像崇拜后，很多人也失去了信念……

这种局面该结束了。王亚忱在历史的转折时刻，充分大胆地正视自己的夙愿。他在工作笔记中写下一个赫赫然然的题目：《工厂的希望在于改革》。他写道：“……有人说，日本的企业管理好比一列火车，欧美的企业管理好比一辆汽车，中国的企业管理好比驴吉普。这个比喻虽然不太恰当，却足以使我们清醒一下头脑，冷静地思考如何加快改革的步伐，以推进四化进程。以制度为例，铁饭碗式的固定工人制，不能选贤任能的干部终身制，僵化的财政制度……束缚了职工的手脚，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工厂的希望在于改革。必须在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来个天翻地覆的改革。不改革，朝重就没有出路；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

一九七九年末，他把酝酿已久的制定一个社会主义的

《工厂管理法》的建议提交给党委。

制定《工厂管理法》？有中央文件吗？有上级精神吗？有典型引路吗？有……

没有，没有，除了需要，什么也没有。

那就等吧，别出乱子，别自找麻烦！

不行，等不起呀！有三中全会撑腰，不怕！

党委书记罗彬支持他！党委会支持他！

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朝重的《工厂管理法》终于诞生了。随后，《职工守则》、《企业管理十条原则》等几十个厂规厂法相继诞生。以厂长为首的生产指挥系统形成了。厂长成了工厂的权威。王亚忱——这位初具雏形的社会主义企业家的改革思想，拱破坚石，萌芽吐叶了。

然而，他又一下撞到墙上。

这是一堵怎样的墙呢？厂长同志们，还记得乔光朴吗？他一上任就遇到“鬼怪式”杜兵的捣乱，权术家冀申的发难，而等待王亚忱的又何止是杜兵、冀申们！生活比文艺作品要复杂得多哟！

铸造车间有个工人不服从车间主任调配，影响浇钢十五分钟，给生产造成损失。车间主任按制度规定让他停职检查，每天只发五角钱生活费。这个工人有恃无恐，不但拒绝检查，干脆不上班了。王亚忱站出来为车间主任撑腰，那个工人也不示弱，搬出他在某要害部门当领导的亲属向厂里施加压力。上级某领导打来电话：“亚忱，别处分了，教育教育算了！”

制度与权势狭路相逢。正气与歪风碰溅出火星。全厂几千双眼睛看着王亚忱。他心中也刮起十二级台风：几年前，他曾在全厂老大难——热处理工段蹲点。工人上班时间

不干活扯闲篇。他催促他们干活，有人把头向加热炉一摆：“还没到时间。”他想，欺负我不懂技术，好吧！他利用一切时间拚命钻研，硬是把热处理方面的技术问题啃下来。他满以为这下可以指挥工人了。可是，当他半夜走进车间一看，夜班工人鼾声响成一片。他一气之下把地上的鞋划拉划拉抱走了，留下一张条：“请到办公室取鞋！”

今天，规章制度有了。然而堂堂厂长在职权范围内按制度处理一件简单的小事，竟变得如此复杂。权势加关系筑成的墙，逼着你仰着权势的鼻息说话，循着关系的经纬办事。岂有此理！难道规章制度在社会主义企业里行不通！难道我们只能靠没收工人的鞋来指挥生产？难道真的没有本事？外商赠送的鞭子又在他面前飞舞……“啪！”他一掌击在桌上，恨不能一头将横在面前的这堵墙撞个大窟窿。他斩钉截铁地宣布：“如果×××再不检查，不上班，立即除名！”他抡起了大锤。他要砸碎那歪写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铁饭碗”。

限期的前一天，那个工人上班了，写出痛悔的检查，张贴到厂子东、西、南、北四个大门上。

王亚忱笑了。他愣是把那堵墙撞倒了。

然而，撞倒了墙又碰上网——一张由强大舆论结成的恢恢大网。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清晨，他迎着灿烂的朝阳走进厂门。厂院里处处萌动着春天的气息，又带着浓重的寒意。他走着走着，越走越感到厂内气氛不对头。人们脸色阴沉，目光忧郁。他满怀狐疑走进办公室，随手翻看昨天没来得及看的报纸。蓦地，在一份中央级大报的头版显著位置上，一则消息和一篇短评吸引了他。看着，看着，他额上青筋暴跳，报

纸上竟点名批评他们厂重罚工人！他象挨了一闷棍，既愤怒又发懵。

一九七八年，全国实行奖金后，他想，目前，职工思想觉悟还没达到一定程度，光奖励不行，对于出事故、出废品、违章乱纪的人应该进行经济惩罚。奖和罚相辅相成，缺了一方，另一方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朝重制定了严格的奖罚条例。从此，王亚忱便和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罚”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天夜里，一块砖头砸破他家的玻璃飞进屋里。他瞅瞅那块黄泥烧成的砖头，轻蔑地一笑。

今天，面对中央一级大报的批评，他还能发出轻蔑的笑声吗？听听吧，厂内厂外舆论鼎沸：

“王亚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被撤职了！”

“哼，出头的椽子先烂，让他再出风头！”

“王亚忱把朝重变成了辽宁第二监狱！”

舆论压顶。它能压死人，也能吓死人！

党委会在愤怒和抑郁的气氛中进行着。王亚忱手捧保温杯，默默无语，一口一口喝着热茶。

三十年前，只有十四岁的王亚忱在执行任务时被捕了。他还是个孩子，碗口粗的棒子把他打得奄奄一息。父母和街坊把他从国民党手中保出来。母亲抱着他，一勺一勺往他干渴的嘴里喂糖水。糖水混着母亲又咸又涩的泪水流进他的心里。他使劲睁开青肿的眼睛，盯着母亲手中的碗，恨不得一口把水全喝进去。他要快快康复，去追赶自己的队伍……

三年前，当地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对他说：“王亚忱同志，在清理你的档案时，发现了许多没有依据的东西。这几年，压得你好苦呀！现在，已把它们清除了。”他没有表示

感谢，也没有激动得流泪。他低着头，微微发抖的双手捧着杯子，一个劲地喝着滚热的水。喝呀，喝呀，源源热流熨贴着他那颗久旱干裂的心。他在想什么？回想品味十年来受的委屈吗？不，他没有去抚摸伤口。他要喝足水、运足劲，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洒尽全身热血。

今天，他又不顾一切地喝。喝吧，喝吧，茶水可以清心败火，提神明目。

终于，他的心沉稳了。他一字一顿地做了总结发言：“我们没有错，我们要坚持下去！”网被冲破了。朝重在开拓中前进。

“铁饭碗”——砸了！

“大锅饭”——掬了！

分配制度的一项项改革让人眼花，令人惊愕！

僵化的财政制度漏洞比比，堵！

干部终身制度误国误民，要否定！

精神？党的三中全会！

原则？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

“小生产的狭隘眼光用不好干部，改革就必须用现代化的眼光看干部。‘老绵羊带小绵羊’式用人标准，永远发现不了‘开拓型’人材！我认为，评价各级负责干部的标准应该是‘无功就是有过’！”王亚忱抓住一切时机反复宣传自己的观点。终于，一批“开拓型”人材被民主选进朝重各级领导班子。

“我们要民主海选厂长。谁要是为我做工作，拉票，重罚！”

王亚忱无戏言。党委成员们异口同声反对。原因么，他刚刚主持分过房，调过资，奖罚制度又刚刚实行。他尽当黑

脸了——海选对他不利。

省主管局领导也坐不住金銮殿了。朝重这个曾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的厂子，刚有起色，倘若王亚忱选不上……党委成员们都被王亚忱的固执激怒了。王亚忱孤军奋战。“我坚持海选。选不上，说明群众对我们的改革不买帐，该下台！如果提候选人，这样的厂长，选上我也不当！”

多数的一方让步了。全厂民主海选的时刻到了。一个数字报出来，几千人会场顿时淹没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

王亚忱怎么乐观地估计也没想到，全厂职工百分之九十七点三的选票投向他！他热血沸腾，心里重复着一句话：“感谢，感谢大家对改革的支持！”

插上翅膀

一九七八年，朝重第一次全面完成国家计划。

一九七九年，又提前一个月全面完成国家计划。

一九七九年末，王亚忱审时度势，打了个漂亮的闪电战——抢在同行业各厂之前，派出大批人员，立下军令状，到各地调查市场行情，向用户征求意见。准确的信息为一九八〇年生产打开销路。

一九八〇年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机械行业很多工厂一下子陷入饿肚子的窘境，朝重却丰衣足食。当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七九年提高百分之九。

一九八一年，在全国同行业企业评比中，十二项指标朝重夺了八项第一，总分获第一名。

一九八二年比一九八一年利润增长百分之五十九。

在成绩面前，王亚忱还要干什么？

“我们要飞起来。”王亚忱这样说。

“飞？有翅膀吗？”人们这样问。

“有！”

全厂职工大会接近尾声。王亚忱话题一转，竟大讲起职工的婚、丧、嫁、娶。“工艺科的郑希俊同志三十六七了，还没成家，谁帮忙找个让他满意的对象，记二等功！”

“郑希俊？哪个？噢……”议论四起。

是的，就是那个性情有些孤僻，“文革”中受了精神刺激的工程师。

厂长说话毕竟有号召力。很多人争当红娘。工会责成女工委员负责这事。当工艺科尤淑芝把电厂一位女大夫领到他面前时，两人一见钟情。王亚忱给尤淑芝记了二等功，并亲自为郑希俊张罗房子。

郑希俊结婚了。但是喜糖粘不住爱议论的嘴。

“介绍对象也记功，王厂长有功没处记了！”

“他就是偏向知识分子！入党、提干、长工资、分房子、发奖金，处处照顾他们。”

王亚忱说：“我们要建设合格的社会主义工厂，象蜗牛那样爬行行吗？我们要飞起来，科学技术就是翅膀，知识分子就是翅膀！不关心他们，爱护他们，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王亚忱确是用心血编织着这副翅膀。

一九八〇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要派人去西德考察。部里给朝重一个名额。谁去？王亚忱噢！人们都这么说。

名单报上去了，姓名栏里写着“孔庆波”。

他？出身不好，非党非团，王亚忱痴了？

王亚忱自有他的胸怀。他何尝不想到外面大千世界走走，可他明白，派个精通技术的专业人员出国，一定会比自